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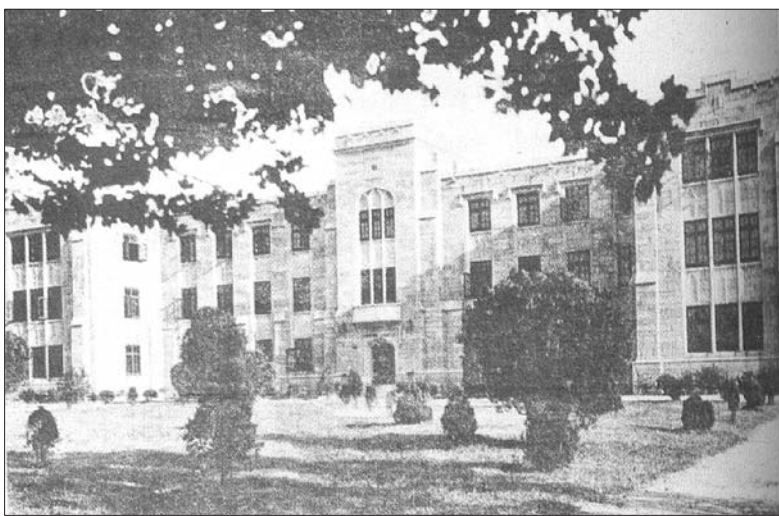


近日,笔者在翻阅山东大学校史资料时,在1934年6月25日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刊》中,发现了《本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一文,这件珍贵的校史资料,揭开了国立山大首届毕业典礼的盛况:“本大学本届毕业试验,已于本月十四日举行完毕。毕业学生共计53人,毕业布告在案。本校成立历经四载,此次为第一届毕业,故于考试结束后,即着手筹备第一届毕业典礼。典礼日期为6月23日上午九时……各来宾及全体教职员学生,均先后入场。后由体育部长宋任(宋君复)领导毕业生,整队而入,全场掌声大起。各毕业生男着黑色制服,女着白色长服,整洁素雅……校长致辞,并代表王教育部长(王世杰)致训词,勉励毕业生同学于毕业后,本着在校努力吃苦求学之精神,为国家社会效力。继请沈市长(沈鸿烈)授毕业证书,各毕业生分系依次领取受证书,秩序极为严肃。”

国立山东大学首届毕业典礼

教育部长王世杰贺电 青岛市长沈鸿烈授毕业证

张洪刚



国立山东大学科学馆

名流云集 俊才荟萃

1929年6月3日,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复校。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在私立青岛大学的基础上接收国立山东大学,被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杨振声为首任校长。1932年9月,国民政府将国立青岛大学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辞职,赵太侗继任校长。

1930年8月,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176人(后经甄别考试实际录取92人)。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

杨振声、赵太侗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分别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效法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文科有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张熙、老舍、洪深、丁山等知名教授;理科有黄际遇、蒋德寿、任之恭、曾省、汤腾汉、刘威、童第周等教授;另有杜光坝、游国恩、沈从文、傅鹰等,可谓群贤毕至,盛极一时。这些专家教授在教学研究中认真,勇于创新,使学校的学术空气日益高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国立山大首届毕业生臧克家在山东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曾写过《我的祝辞——庆祝母校校庆》表达了自己1930至1934年在母校读书期间对老师的崇高敬意:“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是梁实秋先生,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中文系教师先后教过我的有《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张怡荪先生……还有萧涤非先生,沈从文先生,方令孺先生,著名文学家丁山、闻宥先生,戏剧家赵太侗先生都曾教过我,赵先生教过我英文,后来做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文学院之外,我也忘不了具有学者风度的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先生,学校请章太炎先生来讲演,他一直负责招待。化学系的汤腾汉先生,生物系的曾省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

国立山大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首位。由于师资力量较强,水

平较高,再加上教授们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如杨振声、梁实秋、洪深、老舍等教授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感人,引起学生广泛兴趣。汤腾汉、童第周、黄际遇、曾省、傅鹰等教授讲课,既有科学先进性,又经过反复实验,有自己的创见,使学生大受启发。1933年秋入读山大化学系,一年后又转学清华的何炳棣回忆说:“当时汤腾汉的定性分析实验课,从工序到难度都超过清华,傅鹰的普通化学课也比清华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

首届毕业生淘汰率42%

国立山大对学生学业的管理一向极为严格,采用了学分淘汰制,而且,淘汰率相当高。国立山大第一届学生92人,毕业时53人,淘汰率为42%。据王淦昌回忆:“三十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理科学生不是采标本,就是做实验,出来教室就进实验室;文科学生也整日“习诗填词”、“点读古籍”。

国立山东大学的考试制度,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和毕业试验三种。毕业试验,亦须在会考试场(大礼堂)举行,并由毕业试验委员会办理。毕业试验委员会由教育部指派校内教授及校外专家学者组成,校长为委员长。第一届考试委员会,除本校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之外,还邀请了严济慈、何思源等参加。

据黄际遇在《万年山日记》记载:“1934年6月15日。下午开毕业考试委员会,审定及格者五十五人(实际毕业五十三人。国文学系十八人,外国文学系十一人,数学系九人,物理学系四人,化学系八人,生物学系五人)。”由于学校平时对学生学业管理极严,考试时又有严格的规定,使得学生平日无不兢兢业业,刻苦用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不能毕业,从而造成很高的淘汰率。“学生在好而不在多,与人数的多寡无关”。杨振声离开赴青就职时,傅斯年曾对他说:“只要你

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不虚此行。”

沈鸿烈给毕业生前九名发奖

1934年6月23日,国立山东大学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6月14日,毕业试验结束后,即着手准备毕业典礼,由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任总招待。据黄际遇在《万年山日记》中记载:“1934年6月23日。今晨举行毕业典礼,廖耀总招待之职,及早出巡礼堂招待室等处布置。九时众宾莅止,行礼如仪,锡训词者:陈隶泰、沈成章、何仙搓、张某某(张竹溪)、赵校长及余。午聚餐图书馆,征逐为劳,丑尽方归。”

因来宾众多,因恐拥挤,特在操场搭一宽大彩棚为会场。不料是日阴雨连绵,遂临时改于学校大礼堂举行。礼堂正中为主席台,左为新闻记者席,右为教职员席,台前为记录席。座位前数排为来宾席,中为毕业生席,在校同学均坐最后。从《本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一文中可知,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侗首先致辞,他勉励毕业生同学于毕业后,本着在校努力吃苦求学之精神,为国家社会效力。随后青岛市长沈鸿烈为53名毕业生授毕业证书,各毕业生分系依次领取受证书;并代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给毕业生前九名,每人皮包一只,自来水笔一支,金手表一只。计第一名丁金相(外文系),第二名赵幼祥(化学系),第三名蔡文显(外文系),第四名薛傅泗(中文系),第五名高哲生(生物系),第六名曾在因(化学系),第七名冉昭德(中文系),第八名王聿相(数学系),第九名许振儒(物理系)。依次颁给后,沈鸿烈还颁给前三名丁金相、赵幼祥、蔡文显书籍多种。以上学生领奖时,无不喜形于色,极感兴奋。

发奖后,陈立夫、何思源、张竹溪、沈鸿烈、黄际遇等相继致辞,对于毕业生勤勉有加。最后毕业生代表蔡文显代表致答辞。

据蔡文显的儿子蔡宗周回忆说:“60年代我还见过父亲在山大毕业时发的包和笔呢!包是带扣棕色的公文包,自来水笔实际上就是一支钢笔,很粗大,是咖啡色,父亲发的金表没见过。父亲对在山大毕业时发的包和笔很珍爱,生前一直珍藏在身边,由于我多次搬家两件宝物已不知去向了。”

除了以上受表彰的学生外,第一届毕业生还有臧克家、丁观海(丁肇中父亲)、梁绣琴(梁实秋的妹妹)、王昭建等,后大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臧克家曾回忆说:“30年代,青岛是一个荒岛,‘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后,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立刻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为全国文化界、知识界所注意。”国立山大第一届学生圆满毕业,开启了山大教书育人的新篇章,迎来了黄金时期。

据悉,毕业典礼后各来宾及教职员以及毕业生至科学馆前摄影留念。只可惜,笔者在山大图书馆、校史馆都没有找到国立山东大学第一届毕业合影这张照片,甚为遗憾。



毕业生第一名丁金相



黄际遇先生在青岛

毕业照在哪里

徐静

正是大学毕业季,眼下流行的场景是校内青春洋溢“拗造型”、校外成群结队“约饭吃”。不知过去大学生毕业是什么光景?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不止有毕业照、散伙饭,还有长达三天的毕业典礼、全年级学生参与制作的毕业纪念刊、校长宴请优秀毕业生,更有校方安排并大力赞助的毕业旅行。而作者张洪刚也在本周走进山大图书馆、校史馆,翻开一张张泛黄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终于找到了关于1934年国立山东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的“蛛丝马迹”,写下《国立山大首届毕业典礼》一文,为读者呈现当年的盛况。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176人,后经甄别考试实际录取92人;1932年9月,国民政府将国立青岛大学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到了1934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迎来首届毕业典礼。从当时“校报”刊发的消息来看,可谓盛况空前:国民教育部长王世杰致贺电,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山东省党部委员张竹溪及青岛市长沈鸿烈等各界来宾百余人亲临现场道贺,场面很是壮观。透过这一页泛黄的历史,可以一窥处在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山大的盛况。

迁址青岛是山大校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山大可谓专家名士荟萃,学校选贤任能,诸多学术大咖任职授课,甚至一些基础课也由教授担任,如闻一多曾教大一新生国文,梁实秋教授英文。而学子阵容也不容小觑,1934年毕业生有53人,包括臧克家、丁观海(丁肇中父亲)、梁绣琴(梁实秋妹妹)、王昭建等,后来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可以想象,这样别具意义的毕业典礼现场,一定是名家云集,群星闪耀。只可惜,作者张洪刚告诉我,他所查阅到的山大校刊6月25日那一期保存并不完整,虽然看到了《本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一文,但文章中提及的教育部长贺电、校长赵太侗毕业致辞原文并没有找到,毕业典礼合影照片也没有。为此,作者还专门打电话询问了首届毕业生蔡文显、臧克家的后人,答复亦是:没有!在此,人文周刊诚恳向广大读者邀约,不知能否征集到1934年国立山东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合影,让那一格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更多人看到!